



京范儿

崔岱远 著



中華書局

不 范 儿

崔岱远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范儿/崔岱远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3. 9
ISBN 978 - 7 - 101 - 09499 - 2

I. 京… II. 崔… III.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3764 号



书 名 京范儿

著 者 崔岱远

装帧设计 刘 洋

责任编辑 刘树林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5¼ 插页 2 字数 80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9499 - 2

定 价 22.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无限眷恋的
北京和我挚爱的亲人

皇城根儿，
一溜门儿，
门口站着个小妞子儿，
有个意思儿……

——引自北京童谣

京范儿是什么？ (代序)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韵致。一个地方的人有一个地方人的品性。这种韵致和品性又相互影响着，共同滋养出了属于这一方水土的人文精神。

比方说：孔圣人家乡的山东人就像稳重的泰山和雄浑的黄河，醇厚崇礼又习劳耐苦，体魄也大都健硕魁梧。山西的土地并不丰腴而且雨量偏少，那里的居民勤勉雍和，有经济头脑，使得晋商票号曾一度遍布各地，在经济界有雄厚势力。广东人本来就刚劲直捷，近代以来和海外接触较早，所以培养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喜经商，好远行，足迹遍布海内外各大商埠。再比如广西人坚毅健捷，湖南人勇武果断，江西人淳朴诚恳，四川人秀慧坚韧……更典型的是，有些地方虽然离得不远甚至同属一个行政区划，可由于环境不同民风却有着明显差异。就像同属江苏，江北人壮直勤朴，一江之隔的江南人则温雅颖敏。一方水土一方人，其独特的品性无不是从那片滋养了他们几千年的土地里长出来的。



北京城里没有深厚的泥土，更没有高山大河。北京城是在平地上由人构想，又经人工兴建起来的。六百年前，十万工匠百万役夫在这里盖起了光彩绮靡的紫禁城。紫禁城周围的皇城墙里绿水蜿蜒、寺庙雄伟，树木葱茏茂密的园林宛如仙境。皇城之外，青砖灰瓦勾勒出的胡同群落交错有致，一排排瓦垄犹如凝固的排浪涌向遥远的天际线……北京城就是用一砖一瓦盖出来的一个梦，一个先人们心底近乎完美的梦。

因了首善之区特有的凝聚力，几百年间，中华大地之精华尽汇于此。无论是珍奇物产还是风流人物，都从天南地北奔向这座古城——从南北的运河乘船而来，沿东西的长城纵马而来，让这座凝聚了神州瑰宝的古都也孕育出了与众不同的气韵。这气韵就像一位高手所练的太极拳，舒缓缠绵中蕴藏着深厚的力道。不管您从何方来，只要在这儿住长久了，这气韵就会如影随形，举手投足间不由得沾染上了京城的做派和品性，自然而然地，也就培养出了些京范儿。

最能体现性情气韵的是住家户儿，是五行八作、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其实，那些灵动的生活和琐碎的规矩就是文化。所谓传统并不玄奥，只不过是先人们曾经有过的生活状态。只是那时候人们过得用心，过得仔细，给淳朴的生活加进了审美的眼光，有意无意地带上了些仪式感和自信力罢了。即便当初的生活环境已然不在，却总有一种传统和规矩，一种文化的积淀值得记忆吧？细细揣摩其中的道理，取舍之间，兴许会让今天的日子能过得更滋润。

对于平地盖起来的文化古城而言，祖宗留下的建筑就是它的气脉。北京最重要，也是最独特的建筑群落当然是紫禁城了。然而，六百多年来，它从来不是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它和胡同与四合院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一个人的头颅与胳膊腿的关系；它影响着皇城子民生活的细枝末节，让京城里无处不显现出宫廷的影子。不是吗？象征北京文化的京戏是从宫里兴盛起来的；代表民俗的天桥撂跤是从宫里传出来的；精巧



的烟壶是在宫里诞生的；就连最接地气的卤煮也是从宫里的苏造肉演变过来的。不是吗？生活在红墙碧瓦周围的人们简单，自然，流露着真情，像一首纳兰性德的词。他们成就不了大的功名，却永远彬彬有礼，永远精致细腻，永远成人之美，也永远带着些天子脚下特有的自尊。

提起北京，当然不能不说故宫。如果没有故宫，北京也就不能称其为北京了，胡同和四合院也就失去了意义。可离开了胡同和四合院，故宫的意义又何在呢？没有了胳膊腿，即便是再漂亮的头颅看起来是不是也很怪异？所以我写了胡同和四合院，当然也写了故宫。我试图写一些您没太注意过的故宫，比如御花园里的那块琴砖，传说中的那条密道，还有故宫周围的百姓生活，故宫与普通人家的关系。

玩儿，是人的天性。完全出于兴趣的玩儿，最能反映出人性的本真。北京人喜欢玩儿，善于在各种各样的玩儿中找乐呵。不仅玩儿得精细，玩儿得从容，玩儿得优雅，而且还玩儿得非常勤奋，非常讲规矩，以至于无论玩儿什么都非得玩儿到极致不可。您没见那些遛早儿的人，每天早起必得按照固定的时间，沿着固定的线路，手里把玩着固定的器物——那才叫遛早儿，和您饭后的散步完全是两码事。而那些玩儿花鸟鱼虫、琴棋书画的简直就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北京人特有的派头和神采，也正是在这些专心致志的玩儿中慢慢滋长出来的。北京人玩儿得上瘾，而实际上这也正是一种“隐”——大隐隐于市的“隐”。在这块翻云覆雨、风口浪尖儿的土地上要想活得安稳，玩儿，有时是最没办法的办法。

地道的京范儿到底是什么？一两句话我还真说不清。很多人心目中的那种风格，那种气质，那种神采大概形成于清末到民国这段时间里，然后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那时候，人们还到副食店去打芝麻酱，家里煤球炉子上的水壶还“呱呱啦啦”地响着；那时候登上钟楼，还能看到结构清晰的胡同群落，筒子河畔还能听到清亮透彻的胡琴儿声。如今，那种生活



方式基本已经消失，那些胡同和四合院大多已经拆了，唯有北京人嘴边儿的京腔京韵还在……

清明节前一天，我来到什刹海银锭桥畔。庆云楼的润润从小就生长在这里。过几天，她将要和丈夫去海外生孩子。这一去就得几年吧？作为惺惺相惜的同乡，我特意来道个别。“生完孩子你们还不就在那儿定居了？”我问。“那不会。孩子一两岁就回来。一切后续工作我都安排好了，在这儿报户口，在这上幼儿园……”润润笑答。“那这大老远地去？”我诧异。

“嗨！那儿空气干净，各种吃的也放心，或许能对孩子好吧？”她语气里带着无奈。稍微顿了顿，道：“不过，我们是北京人。我和孩子都离不开这儿。这儿有我们的根儿。”

言语间，润润陪我登上了楼顶的平台。面前是波平浪静的什刹海，背后是雄伟的鼓楼，稍远一些是清俊的钟楼，两座巨大的艺术杰作耸立在午后的阳光里，让人看着心里踏实。钟鼓楼间还保留着不大的一片老院子，房顶上杂乱地架着空调和太阳能吸光板，瓦垄里暗黄的蒿草尚未返青。尽管外表凌乱衰败，但那铭刻着记忆的砖瓦仍能显现出那里曾经有一片最美的家园。

“我小的时候，这一片安静着呢。现在可好，不分白天黑夜，挤满了旅游的。就感觉吧，当初的味儿变了。”她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我说。

不远的地方，高高耸立的吊车旁正在挖一个巨大的坑，钢筋网架已经铺好。看那阵势，别又是在盖一座魔幻主义的大楼吧？

我想写出一个真北京，一个北京孩子心底的北京。那里有蓝天、白鸽、红墙、灰瓦。那里的老街坊们不紧不慢行走在胡同里夕阳下长长的光影间，永远礼貌客气，永远体面干净，永远恬淡随和，带着京范儿，过着简单而讲究的日子。

在我心里，那个北京是不朽的。

崔岱远

2013年立夏

目 录

京范儿是什么？（代序）…1

五行八作

大酒缸，小酒铺儿…2

油盐酱醋…7

怎么那么黑…11

泡澡堂子…16

穿衣瑞蚨祥…20

吃药同仁堂…25

书香琉璃厂…31

满城茉莉香…37

王府井，两头儿俏…43

气 脉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52

生活的曲牌…58

门面上有精气神…63

一户一世界…68

小胡同的老祖宗…75

皇城圈里老街道…80

别趣御花园…87

凡间天宫之门…92

找乐呵

提笼架鸟…100

九九消寒…106

御功夫，天桥乐…110

壶在茶温人已远…118

洋玩意儿与土器物…124

把家虎，守财猫…129

小孩儿玩意儿…134

眯着眼睛听戏…140

琴 颂…147

后 记…155

五行八作

318



大酒缸，小酒铺儿



我记事儿的时候，北京已经没有了老舍笔下的茶馆。街边那些卖茶的仅仅算是个摊位——一张半旧的桌子上摆放着一摞蓝边白瓷碗，几个大小不等的木头板凳或是绿帆布马扎儿围在四周。所卖的茶是用最便宜的茶叶煮出来的，盛在桌子底下的大白搪瓷桶里预备着。有人要喝时，就用水舀子舀在瓷碗里冒着热气端过来，黄澄澄的。这就叫大碗茶，二分之一碗。

大碗茶没什么茶香，更谈不上回甘，只是略微带些苦涩，多少算有些茶味儿吧。喝大碗茶的都是过路人了解渴，也有外地人坐下来歇脚，顺便向卖茶的大妈打听去王府井怎么走。至于意象中老北京茶馆里种种闲散和悠然，在这儿是完全见不到的。不过，我小时候胡同口高台阶上的小酒铺儿里，倒是洋溢着地道的京范儿。

酒铺儿，曾经是北京非常兴隆的一种业态，几乎隔上几条胡同就能有一家。大的在街面儿上，能摆下四五张八仙桌；小的往往藏在两条胡同的交叉口，也就能容下五六个主顾。那时的酒铺儿完全不同于现在的酒吧，算不上什么高消费，



更没有半点儿小资情调。那时的酒铺儿是街坊邻居凑热闹的所在，与贫富无关，只是承载着百姓简单的快乐。

酒铺儿的前身是老北京街头巷尾必备的大酒缸，算是“五味神”之一。一口盖着木头盖子的大缸下半截子埋在地里，上半截子就成了圆桌，掌柜子备一些简单的酒菜，供周围的街坊邻居们没事儿的时候过来喝上两口。而所谓“五味神”也就是五种带着香味儿的店铺：油盐店、茶叶铺、大酒缸、中药铺和香烛铺，给简朴、淳雅的胡同生活带来阵阵幽香。只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酒铺儿里已经不见了埋在地下半截子的大酒缸，而改成简易八仙桌了。

酒铺儿里卖的自然是酒，可从来没见过有茅台、西凤，连瓶装的二锅头都不算多。要是哪家酒铺儿偶尔摆出几瓶四特，那成了胡同里的老少爷们儿口口相传的话题：“嘿！酒铺儿上四特了嘿！据说谁谁谁最爱喝这种酒。那个香呀！”“怎么着？二哥。打算饿上一礼拜买瓶四特孝敬老丈人杆子去？”

酒腻子们来喝的主要是散装白酒，就在柜台上那两个二尺多高的棕黑色陶罐子里盛着。便宜的一毛三一两，贵的一毛七一两。据说那贵的就是二锅头了。打酒的店员一手揭开裹着红布的木头盖子，另一只手捏着酒墩子的长柄，“咚”的一声把墩子头稳稳地垂入罐底，又迅速拉上来。顿时，浓郁的酒香顺着酒墩子飘散开来，窜进斜倚在柜台旁那位酒腻子的鼻孔里。于是他猛吸一口，酒香直入心肺。待到满满一墩子酒半滴不撒地倒进他面前那只粗瓷酒碗里，酒腻子已然进入微醉的状态，悠然不迫地摇着头哼唱起了二黄调。

真正的酒腻子开了门就来报到。他们大多是留着胡子的



老爷子，多少有些邈遏，却带着老北京特有的庄重感，每天过来认真地喝酒。有时打上四两喝上大半天，有时干脆带上俩烧饼泡到天擦黑儿。他们来寻求的是单纯的酒的快乐，所以也不需要什么下酒菜。只要花四分钱买块酱豆腐放在小碟里，再向酒铺儿门口卖果子的二婶子要上个带把儿的山里红或海棠果，他就那么捏着山里红的把儿用果子头蘸着酱豆腐咂摸着渗酒。身体不时随着某种节奏微微晃着，仿佛要让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浸透了酒气，又像是飘遥在某段古老的戏文里。他们已然变成了酒铺儿里的一道不可替代的风景，只是永远只静坐在灯火阑珊处，永远那么不紧不慢地渗着，偶尔和相熟的老街坊有一搭没一搭地扯几句闲话。

这样神仙似的酒腻子其实并不多，每个酒铺儿也就一两位。他们往往是附近的老住户，有的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在这几条胡同里转悠。或许历经沧桑之后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只有这四两白酒和透过窗户斜撒进来的那抹暖阳能给他们带些快乐吧？

大部分顾客与其说是来喝酒，不如说是下班之后来这聚会的。黄昏刚过，酒铺儿的气氛就开始热烈起来，家住周围胡同的工人师傅是这里的常客。那个时候国营大厂工人的收入在各个行业里相对算高的，像电子管厂的工人简直就是今天的白领阶层。四五十岁的老爷们儿家里自有媳妇操持，孩子们也用不着辅导功课。下班以后把自行车往酒铺儿门口一支，哥儿几个聚在一块堆儿先喝上顿小酒，山南海北侃个溜够。闲在中带着特有的豪爽。

这样的酒自然不是空着肚子喝的，通常要凑上几盘子玻



璃柜台里整齐码放的冷荤和小菜。大家争抢着出钱，透着仗义和局器。有切好的蒜肠、粉肠、猪头肉，还可以是炸花生米或拍黄瓜。有一种叫开花豆儿的炸酥蚕豆，不仅嚼起来咸香酥脆，而且便宜实惠，往往最招主顾们喜欢。若是老酒腻子得着一颗开花豆儿，他会先嘬干净上面的盐粒子喝上大半杯，再把棕色的豆壳儿剥下来放在桌子上，就着两个豆瓣慢慢渗上一整杯，最后捏起那个空豆壳儿再过上小半杯的瘾。

社会上的奇闻逸事和小道消息是酒铺儿永恒的话题，他们用清醇悦耳的京腔议论着，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借着酒劲儿发泄一下胸中的闷气，骂上几句痛快痛快嘴。愣头青小伙子的兴趣则在于听上几个一语双关的荤段子，结果往往是自己变成了被打趣的对象，招得师傅们哄堂大笑。酒铺儿的空气也沾染了欢乐的气氛，混合着酒气、烟气和开花豆儿的香味儿在微醉中荡漾起来。偶尔会有一个半大小子风风火火冲进来高喊：“爸，我妈让你回家拉煤呢！”……

等到酒喝透了，街边电线杆子上的路灯也亮了，年长的师傅说句：“散了，散了，明儿个再聚。”大伙儿才纷纷出门蹬上飞鸽或永久各回各家。

酒铺儿里也有卖啤酒的，但喝的人不多。可能是因为北京人传统的饮酒方式更倾向于细品慢渗，而喝啤酒的那种豪饮与这种传统相去甚远吧？啤酒的流行是上世纪70年代末，大批军垦的返城知青带回了东北喝啤酒的习惯。当时的啤酒是装在大罐里运来的散啤，倒在玻璃酒升里卖，一升正好倒出四杯。几个人就盘子生西红柿就能喝上一气。后来这种风气渐渐蔓延开来。到了夏天，家家户户拿个暖水瓶打回啤酒

当冷饮，曾经一度喝得北京啤酒短缺。好像没过两年，瓶装的啤酒就大批上市了。

也就是在啤酒热后不久，胡同里的人们渐渐忙碌起来，有闲心在酒铺儿坐下来慢慢喝的人越来越少了。随着最后几个老酒腻子们的离去，小酒铺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那些店铺也不知什么时候都变成餐厅或是发廊了。

